

# 小时候

金五◎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小时候



金 五◎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时候/金五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367 - 3726 - 6

I. 小… II. 金…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928 号

责任编辑	张海英
特邀校对	张秀芬
装帧设计	蒋 骅
封面绘画	龚银辉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3726 - 6/K · 979



作者（前）与大哥（1948年摄）



路南县旧城的标志——魁阁（1966年被毁）

## 自序

人到老来，偏爱忆童年，爱讲小时候。本书所讲的，就是我这个普通老人的小时候。

我的小时候，亲情重，乡情浓，经风雨，迎光明，走过一段大转急弯的人生路程，回忆起来趣味无穷。好几年前，就有一些亲朋好友，喜欢听我讲儿时事，并促我写成书。如今退休闲居，无事找事做，于是提笔写我人之初，得以了却这桩心愿喽！

我的童年生活的急转弯，是因为经历了蒋家王朝的覆亡，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岁月，我虽然生长在偏僻小镇一农家，却有幸上过省城，进过工厂，下过乡村，能用自己稚嫩的感观，见识了滇省一方的大乱大治，感受到故乡小县的风物变迁，体验过农工生活的酸甜苦辣，并深深印记在天真的童心中。而今相隔半个世纪，我将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所行所感，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亦可一吐我的爱家、爱乡、爱国情。

老辈人常说：“娃娃嘴里吐真言”。为此，我特意多用了一些儿时的口吻和当时的方言，讲真情，说实话，力求写成一部别具风格的童年回忆录。

回顾我这一辈子，最留恋的时光是童年。那时虽然生活贫苦，但全家老少和好多位亲朋、街坊、老师、游



## 小时候 Childhood

击队、解放军，给予我的都是爱。幸亏有他们的关爱，我这穷小儿才能在苦中成活，在甜中成长，度过了多滋多味的童年时代。对他们，我毕生满怀敬爱之情。

我把这本书当做爱心小礼物，献给怀旧情浓的老年朋友，献给乐听旧闻的青少年们，献给我云南各族众乡亲！

金 五



# 目 录

## 上 篇 (1945 ~ 1949)

开初记事 .....	(3)
老美好不好 .....	(6)
过大年 .....	(10)
大哥和二哥 .....	(13)
为爹医眼睛 .....	(18)
火车翻了 .....	(22)
发大财 .....	(25)
我要读地球 .....	(28)
老师打学生 .....	(32)
妈妈的小拐脚 .....	(36)
童子尿 .....	(40)
师娘婆骗人 .....	(43)
三哥当兵 .....	(47)
小儿歌 .....	(50)
讲鬼怪 .....	(57)
上 省 .....	(62)
逛昆明 .....	(67)
进厂上学 .....	(74)






小时候  
Childhood


在姨妈家 .....	(81)
回乡遇贼抢 .....	(88)
游击队 .....	(93)
上坟 .....	(98)
官司 .....	(102)
瞧戏 .....	(107)
绰号 .....	(113)
龙飞·鸟仗 .....	(120)

下 篇 (1950 ~ 1953)

解放了 .....	(125)
新社会 .....	(134)
农会 .....	(143)
禁烟 .....	(146)
大镇反 .....	(150)
救火 .....	(153)
耍石林 .....	(155)
红白喜事 .....	(158)
土地回老家 .....	(163)
做农活 .....	(169)
得温饱 .....	(173)
小九的家人 .....	(179)
县花 .....	(183)
疯子 .....	(187)
邻居 .....	(191)



“老虎”跳河 .....	(195)
小城工商业 .....	(197)
金家发了 .....	(201)
新昆明 .....	(206)
四哥的本事 .....	(212)
武 庙 .....	(216)
清秀鹿阜镇 .....	(219)
路南掌故 .....	(223)
许老师 .....	(242)
上中学 .....	(245)
后 记 .....	(249)



上 篇  
(1945 ~ 1949 )



## 开初记事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一个夏夜里，我出生于昆明远郊的路南（今石林）县城内，在南城楼下的小巷中，做了金家的小五儿。

初到人间，我也和一般人一样，只是米渣大的小咕奶〔幼婴〕，憨吃憨睡憨哭笑，迷迷糊糊不知事。好在娃娃都是“愁生不愁长”，一岁学说话，两岁学玩耍，三岁四岁长记性，不知不觉我就记事了。

自问我的人之初，最早记得哪些事？

——有人骑着一头象，在魁阁下面耍把戏。亏得三哥将我扛上肩，才见那长鼻大怪会敬礼、跳舞、打倒立……

——爹爹抱我出城门，望见一伙“红脸鬼”，腰挎一条老“长虫”，跳脚舞手朝天吼，吓得我哭哼哼。爹说：“莫害怕，难得又见耍旱龙，是求老天快下雨，救救盘田的老百姓！”

——我问妈：“小老五走〔从〕哪点来？”妈说：“走大树桠首〔内〕掉下来。”“不是不是！”妈又说：“倮倮〔指彝族〕婆背掉了，妈妈捡回来！”“不是不是，更不是！”妈妈笑起来，亲我一口说：“小心肝，莫白问了；等你再长大些，自会认得啰！”

——姨妈、表姐和我妈妈，又哭又叫好一阵，就是喊不醒木生老表哥。我问老四哥：“咋个表哥睡着就喊不动？”四哥说：“他病死了。要是还会动，就变妖精了！”吓得我赶忙跑开些。

——天上“轰隆轰隆”响，地上震得晃悠悠，吓得我躲在



## 小时候 Childhood

大门后，心慌脚发抖。又听门外城墙下，大人娃娃叫得欢：“飞机！飞机！”“一架、两架、三架……”我硬是不敢出门来望一望。

这些零碎事，先后顺序记不清，来龙去脉更不明，但从小到老忘不掉，如梦似幻在我心。

要说有头有尾的儿时事，在我长满四岁时，才算记住头一桩。只可惜，它不是好事是坏事，是场大祸灾！


那天早饭后，有几个女人来邀约，妈妈就拉起我，喜喜欢欢地出家门。走出巷，转上街，我们跟着多多人，滴水一样出了城，涌进高高大大的牌坊门。大门里头的大场上，满当地人挤人，鼓声号声震天响。妈妈抱我看热闹，可我东张西望好一阵，尽见旁人的上半身，直望得脖子酸来眼睛涩，靠在妈妈肩上就睡着了……

突然，惊天动地的吼声起，把我一头子惊醒了，只见场上成千上万人，乱成一窝蜂，鬼喊狼叫在奔跑，挤死挤活往外逃。我妈吓得直发抖，亏得几个女伴生拉活扯，才把我娘儿拽出大门来。刚走上大路，又听“嗒嗒嗒”乱枪响，子弹“叽——叽——”飞过头，吓得我们赶忙躲进一间茅草房。一直躲到天擦黑，枪声哑巴了，爹爹找来到，才把我们一伙接回城，才各自平安归家。

这天倒底出了哪样事？当时我真看不明白，几年之后才听大人当成笑话讲。

原来，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后，县政府在中学操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八年抗战大胜利。神仙也没有料得到，会场上正在唱歌跳舞演新戏，突然之间全场闹翻天。有个中央军的连长不守会规，把凳子挪到最前头去瞧“霸王戏”，那个维持秩序的新兵大队长，拿着根金竹棍，敲敲他的马靴说：“长官，请朝后退！”不防这霸道连长，跳起来就扇人家两耳光。大队长气愤不





过，顺手拎起一块柴，朝那连长头上劈下去，又大喊一声：“弟兄们，打！”因为会前有规定，一律不准带枪进会场，所以这时听见一声“打”，双方弟兄就直奔柴堆，各抢一块柴在手，你死我活拼老命，就把会场变战场。

这场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劈柴仗，结果如何？先是新兵大队打赢了，可是因为新兵都没配枪，所以大队长得胜快收兵，带起队伍就跑上山。中央军败逃回驻地，邀约了美国兵，抬枪来报仇，却找不着冤家对头人，就在城里城外疯扫射，使无辜百姓大遭殃。

这场内战伤亡多少？当时我没有见着，过后也没有细问。只听听说战后第二天，县中学生清扫大操场时，捡着老百姓的失物一大堆。还听说东门街杨大婶，听见枪响忙出门，指着街心唤儿子：“小老虎吃的，赶紧给老娘滚回来！”不防飞来一颗冷枪子，正巧咬掉她一个手指头。街坊上把这事当笑话传，还因此兴出一句咒人话：“背时倒运挨冷枪打！”

或许正是经历过这场灾祸，被那惊天动地的鼓声、号声、吼声、哭声、枪声接连冲击，终于震开了我的“迷心锁”，催发我的记忆力，使我真正开始会记事了。从此往后的儿时事，我就越来越记得住、记得多了。



## 老美好不好

我们路南人喊“老美”，就是叫美国老洋兵。

我稍微还记得，有支美国部队，驻扎在魁阁运动场，扯起大大的帐篷做营房。老美都生得古里古怪：大个子，白皮子，高鼻子，头发黄，眼睛蓝，多多汗毛粗又长。我每回见老美，心里就鬼慌鬼乱想躲开。

有一晚，三哥领我去徐家庙，瞧着老美放电影。一块大白布，突然变出飞机甩炸弹，大火烧房子，坦克冲倒墙，老美抬枪打冲锋，枪声“嗒嗒”，炮“咚咚”，把我吓成个小呆子。三哥哄我说：“不消怕，电影是会响会动的相片嘛！”

一天，早饭后，三个老美坐着小汽车，突然冲进南城门。满街的人都翘起拇指喊：“老美顶好！”三个老美哈哈笑，一齐连声答“顶好！”有个老美好大方，一把一把撒洋糖，引得娃娃都跟车跑，拾着糖就往嘴里塞。另一个老美端着个小铁盒，瞄准抢糖的娃娃就“咔嚓”一声，有人说他是在照相。我不敢抢糖怕照相，一直呆站在街边瞧热闹。有几个小娃胆子大，撵着小车抬头喊：“老美，做我儿子咯〔疑问语〕好？”那三个老美听了还满喜欢，照旧应声“顶好！顶好！”倒是有个老人臭骂娃娃：“你几个废事鬼，不消惹祸啦！若是通司〔指翻译〕在车上，小心老美赏你们吃子弹！”

这是我最后一回见老美，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为什么？听大人讲，日本投降，国家太平了，老美当然就回家喽。不过，老百



姓对老美的议论，还一直挂在嘴巴上。

南门街的老张家，有个“假儿子”姑娘，跟着老美跑掉了。有人笑她是憨瓜，才会被老美拐骗走。

南门外有个小财主的背时儿子，公然要卖枪给老美，也成了流传街坊的大笑话。他老兄拿着手枪去找老美，可是自己不会说洋话，就学哑巴比手势，问人家要不要买这支枪。老美见他比脚画手在玩枪，以为他是要行凶，急忙抬枪冲来，把他吓得屁滚尿流把命逃。说起这台事，连小娃娃都笑他是“憨狗”，“老美咋会要你那烂手枪？”

有一回，汽车路边停着一辆大怪车，头像个方铁房子，脚是坦克链条，前头安了个大铁铲子。好多人围着看，就是猜不出它是啥东西。有个穿长衫的人走过来，冷笑两声开口说：“莫瞎猜了！这个东西嘛，是老美的开山机！”有人问：“它当真能开山吗？”穿长衫的人说：“笑话，狮子山它都推得倒！”望见众人不敢相信，他又讲：“你们认不得老美有多厉害？中国四万万人，八年抗战还打不赢小日本，人家老美甩下两颗原子弹，炸得日本立马就投降！”听见有人打和声，他老先生更神气地说：“老美还有更厉害的死光镜，照着人就烧成灰！如今世界上，哪个敢惹老美？”听他这些话，我也觉得老美不是人，倒像是孙大圣，但又怕他甩原子弹，更怕死光镜！

又有一回，有几个老馆街边谱神气 [闲聊]。他们讲，老美帮中国打日本，天天用飞机运来军需品，有架飞机还砸落在圭山区，连金砖都烧成黑砖头。陈纳德的飞虎队，打落好多架日本飞机，才保全了云南不挨敌机炸。驻扎路南的老美，回国前还蛮守礼训，给县中学和教育馆送来了好多科学仪器……我在一旁听得很入耳，觉得“老美顶好”是当真的。

可是，在我们鹿阜小学里，自从高年级唱出“美国帮助东洋人”的歌，讥笑老美、咒骂老美的话，就慢慢多起来。有人